

“邏輯”譯名源流考*

黃河清

關於“邏輯”譯名的源流，董志鐵有過一篇題為“關於‘邏輯’譯名的演變及其論戰”的文章¹；孟偉根、羅其精、俞思義等人在本刊也寫過條目及短論²。這些文章，特別是董文，是很值得一讀的。當然，董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，鑒此，筆者對某些問題作了再考證，有的還進行了必要的辨誤，希望對“邏輯”譯名的源流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關於邏輯這一學科的名稱有許多，例如：絡日伽、名理、名學、辨學、論理學、牢輯科、洛集克、邏輯、理則學等。下面將分別論述。

1. 絡日伽、名理

《名理探》是將西方邏輯著作從譯述方面介紹到中國的最早的一部譯著。此書原是17世紀葡萄牙 Coimbra 大學的邏輯講義。原名《亞里斯多德辯證法概論》。它是演繹公元3世紀薄斐略的《亞里斯多德範疇概論》而成，1611年在德國刊印，風行歐洲，代表了經院哲學的邏輯風貌。1625年，明末科學家李之藻(1565-1630)和當時在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 François Furtado (傅汎際，1565-1630，1621年來華)³ 開始合作翻譯此書。傅口述，李筆受，到1631年刊刻行世，譯本共計10卷。書中將拉丁文 *logica* (邏輯) 音譯作“絡日伽”，並說：“引人開通明悟，辯是與非，辟諸迷謬，以歸一真之路。名曰絡日伽”。又說：“依此釋絡日伽為名理探。即循所已明，推而通諸未明之辨也。”董志鐵從這句話中得出結論說：“名理探”就是 *logica* (絡日伽) 的意譯。但筆者認為，“名理”後面加上一個“探”字，可能是出於書名的需要，“名理”才是 *logica* 的意譯。在此人們常有一個誤會，以為“名理”這詞為李之藻所首創。其實不然，“名理”這詞在李之藻之前早就有了，它原是名和理的合稱。名，名詞、名稱、概念；理，條理、規律、準則。戰國時的《經法》提出“審察名理”，指的是明是非，辨曲直。魏晉時稱長於論辯的人“善名理”。可見，“名理”可指論辯術，且又與“邏輯”之義相當。由此可知，“名理”只不過是李之藻用漢語中已有的且又是相應的詞語來對譯 *logica* 罷了，非他首創。

可能是受了《名理探》這一書名的啓發，清光緒三十四年(1908)，天主教徒李杖在上海震旦學院教書時翻譯了一本拉丁文本的邏輯書，其書名是“名理”後面加上一個“學”字——《名理學》。可見，李杖也是將“名理”當作一個詞來看待的。

然而，《名理探》翻譯出來之後，很少有人問津，甚至“我們從這三百多年的學術思想中，幾乎找不到《名理探》影響的痕跡”⁵。大概由於此，《名理探》中作為 *logica* 的譯名“名理”、“絡日伽”等詞，在後來不見流行。

* 本文在收集資料過程中，曾得到孟偉根君的熱情幫助，在此謹表謝意——作者注。

2. 辨學、辯學

“辨學”亦作“辯學”⁶。明末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 Matteo Ricci (利瑪竇, 1552-1610) 在所譯的《辨學遺跡》中首先使用此稱。但利瑪竇翻譯《辨學遺跡》時, 所據原本不詳。按推測, “辨學”譯自拉丁文 *logica* 的可能性較大, 因為利瑪竇的大部分譯作都是譯自拉丁文的。

光緒二十二年(1896年), 由總攬清朝總稅務司大權的英國人 Robert Hart (赫德, 1835-1911) 組織, 總稅務司翻譯官 Joseph Edkins (艾約瑟, 1823-1905, 1848年來華) 執筆, 翻譯出版了一部包羅萬象的《西學啓蒙》十六種。其中第十三種是《辨學啓蒙》。原著者是英國經濟學家、邏輯學家 William Stanley Jevons (耶方斯, 1835-1882), 其書原名是 *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* (《邏輯初級讀本》, 1870年在英國出版)⁷。《辨學啓蒙》的序言說: “首創辨學者為希臘國阿利多低利(即 Aristoteles, 今譯“亞里士多德”——引者注)……, 勸人議事之舌辨學、並是卷分別妥否之論辨學, 俱始編於彼也。”序言中特別提請讀者注意: 這本《辨學啓蒙》與利瑪竇所譯的《辨學遺跡》“迥不侔耳”, 強調了《辨學啓蒙》的邏輯性質。將英文 *logic* 用“辨學”來對譯, 可能始於此書。

“辨學”(或“辯學”)這詞曾流行很長時間, 直到50年代, 還有人在使用。後來, 統一使用“邏輯”, 這詞才逐漸隱退。儘管如此, 現在仍有人稱中國古代名學為“辨學”⁸。

3. 論理學、論理

日本將英語 *logic* 意譯作“論理”、或“論理學”(現在也音譯作 *lojikkū*)。我國學者由日文譯介邏輯著作時也借用“論理學”這一譯法。《辭海》和董志鐵稱: 最早借用“論理學”一詞的人是田吳炤。他於光緒二十八年(1902年)翻譯出版了《論理學綱要》一書^{1,9}。但是,《辭海》和董志鐵沒有注意到: 也是在1902年, 梁啓超於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第三章第四節中, 也已使用“論理學”一詞了, 他說: “至亞里士多德, 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”¹⁰。他們都在同一年中使用了“論理學”這詞, 所以要確定孰先孰後, 必需考證他們的著作在該年中是在幾月出版的。

田吳炤和梁啓超率先使用“論理學”後, 其他人也相繼使用。例如, 胡茂如於光緒三十二年(1906年)翻譯出版的一本邏輯學著作, 書名就叫《論理學》(日本大西祝著)。胡茂如在此書序言中說: “考論理學於西語為牢輯科, 東邦學者, 譯以今名。其所究明者, 則言論之理也。”其中“牢輯科”可能是 *logic* 的音譯。

在宣統元年(1909年)出版的, 我國學者自己編著的第一部邏輯學教科書, 也以《論理學通義》(林可培著)為名¹¹。

據王力自己說, 他於1932年也寫過一本《論理學》¹²。一直到1949年, “論理學”這詞還廣為使用。當時出版的一些漢語詞典, 一般都可找到“論理學”這一條目, 如後面提到的《辭淵》即是一例¹³。

在開始使用“論理學”的1902年, 梁啓超也使用“論理”這詞。如“一曰論理,

logic 思想之缺乏也。凡在學界，有學必有問，有思必有辯。論理者，講學家之劍冑也。故印度有因明之教。”（見梁啟超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第三章第四節。）隨後廖仲愷在《各派社會主義與中國序》中也使用“論理”這詞，他說：“由理論上說來，各有顛扑不磨的精義，始終一貫的論理，甲論乙駁，所謂牛頭不對馬嘴，自然不成說話”¹⁰。和“論理學”一樣，“論理”這詞一時流行起來了。

從上面所舉的例子中，我們可知，“論理學”即邏輯學；“論理”即邏輯。

4. 名學、邏輯

有些人認為，“名學”一詞是嚴復譯《穆勒名學》時所首創。其實不然，“名學”這詞始見於清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樂學溪堂刊行佚名譯的《名學類通》（原著不詳）。但此書影響甚微，幾乎不為後人所道及。

20世紀初，嚴復將著名英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（穆勒，現譯“彌爾”，1806-1873）的 *A System of Logic*（《邏輯體系》）的前半部分，譯成了中文，取名為《穆勒名學》，於1905年木刻行世¹⁴。從而使“名學”之稱一度流行。同時，嚴復在此書中，還將英語 logic 音譯作“邏輯”。此為“邏輯”這詞在漢語文獻中的首次出現。4年後，嚴復又翻譯出版了《名學淺說》一書。其所據原本與《辨學啓蒙》相同，也是 W.S.Jevons 的 *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*（《邏輯初級讀本》）。《名學淺說》與《穆勒名學》一樣，logic 用“名學”來意譯，用“邏輯”來音譯。

為什麼這樣翻譯，嚴復在《穆勒名學》的第一個按語中，這樣說道：

“案邏輯此翻名學。其名義始於希臘，為邏各斯一根之轉。邏各斯一名兼二義，在心之意、出口之詞，皆以此名，引而申之，則為論理學。故今日泰西諸學，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，羅支即邏輯也。……邏各斯名義最為奧衍。而本學之所以稱邏輯者，以如貝根（即 Francis Bacon，今譯“培根”——引者注）言，是學為一切法之法，一切學之學，明其為體之尊，為用之廣，則變邏各斯為邏輯以名之。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。邏輯最初譯本為固陋所及見者，有明季之《名理探》，乃李之藻所譯，近日稅務司譯有《辨學啓蒙》。曰探、曰辨，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。必求其近，姑以名學譯之。蓋中文惟‘名’字所涵，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字差相若。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，正名之事，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”。

嚴復也不同意日本人將 logic 譯為“論理學”。他在《名學淺說》中說：“日本謂名學為論理學，已極淺陋，……竊以為不及吾譯”。

嚴復不但說論理學“淺陋”，後來甚至連自己創造的“邏輯”一詞，也棄置不用了，只是一心推崇“名學”。如果沒有章士釗的大力推廣，可能“邏輯”這詞不會在今流行。

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一日(1910年11月22日)，章士釗以“民質”為筆名，在梁啟超主編的《國風報》第29期上，發表了題為《論翻譯名義》的文章。他力排眾議，明確主張：“至 logic 吾取音譯而曰邏輯，實大聲宏，顛撲不破。為仁智之所同見，江漢之所同歸，乃嶄焉無復置疑者矣。”此論一出，學術界為之嘩然。表示贊同的有之，表示反對的也有之。對於反對的，章氏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，予以駁斥¹⁵。

經過一番論戰，“邏輯”之名“操觚之子，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，而要漸為一般人士所了解”¹⁶。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，不少人用“邏輯”二字以為書名。如1927年汪奠基的《邏輯與數學邏輯論》，1937年潘梓年的《邏輯與邏輯學》和金岳霖的《邏輯》，1943年章士釗自己也有一本叫《邏輯摘要》的書。

儘管如此，在解放以前，logic 的譯名尚處數名並存的局面。翻開民國三十八年(1949年)出版的《辭淵》(詳見注釋“13”)，足以證明這一點。在該詞典中，“名學”、“論理學”、“邏輯”等條目均能找到。在“名學”條中，釋曰：“又名論理學或邏輯”；在“論理學”條中，釋曰：“又叫名學”；在“邏輯”條中，釋曰：“論理學”。

但是，如果沒有章士釗的竭力主張，恐怕在當時的詞典中已找不到“邏輯”這一條目了。解放後統一使用“邏輯”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

順此一提，耿毅曾造了“邏悞”這兩個字，來譯 logic。“↑”旁表示 logic 是一種與心智、思維有關的學科。音仍讀若“邏輯”¹⁷。對此，董志鐵在文章中沒有提到。

5. 理則學、理則

“logic”一詞還曾被譯為“理則學”。首倡此名的是孫文。他認為將 logic 一詞譯為論理學、辨學、名學都是不妥當的。他指出：“文理為何？即西人之‘邏輯’也。作者於此姑用文理二字以翻邏輯者，非以此為適當也，乃以邏輯施用文章者，即為文理而已。近人有以此學用於推理特多，故有翻為論理學者，有翻為辨學者，有翻為名學者，皆未得其至當也”。因為“夫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分，而辨者，又不過推論之一端，而其範圍尤小，更不足以概括邏輯矣。至於嚴又陵(即嚴復——引者注)氏所翻之名學，則更為遼東白豕也。”接着又說：“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，而未嘗名其書為名學也，其書之原名為《邏輯之系統》。嚴又陵氏翻之為名學者，無乃以穆氏之書，言名理之事獨多，遂以名學而統邏輯乎？夫名學者，亦為邏輯之一端耳。凡以論理學、辨學、名學而譯邏輯者，皆如華僑之稱西班牙為呂宋也。”

那麼 logic 究竟怎樣譯好呢？孫文最後說：“然則邏輯究為何物？當譯以何名而後妥？……凡稍涉獵乎邏輯者，莫不知此為諸學諸事之規則，為思想之門徑也。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，而中國則至今未有其名，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”¹⁸。

“理則(學)”，這是 logic 一詞在中國的又一譯名。此名曾流行一時，汪奠基在1939年寫過一本邏輯學的書，書名就叫《理則學》¹⁹。據說，解放前北京有些大學的課程表上就用“理則學”這一名稱²⁰。董志鐵說，至今台灣仍有學者稱邏輯學為理則學²¹。

從上面的論述中，我們可以想見，如果沒有章士釗力排眾議的勇氣，以及解放後人們對章氏主張的認可，“邏輯”這詞現在可能已經消失，或者仍然徘徊在各種譯名之中，難以脫穎而出。因此，章士釗在“邏輯”譯名的推廣中，應首記一功！同時我們也看到，漢語中要確立一個外來概念的名稱是多麼的艱辛！從一個側面也可窺見中國文化人的一些品性。

1. 見《天津師大學報》，1986年第1期，第25-28頁。
2. 見《詞庫建設通訊》，1994年第3、4期。
3. 柳詒徵，《中國文化史》（下冊），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687頁。
4. 夏征農主編，《辭海》（縮印本）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935頁。
5. 包遵信，“《墨辯》的沉淪和《名理探》的翻譯”，北京：《讀書》，1986年第1期，第70頁。
6. 見“4”第2229頁和羅竹風主編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第11卷），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98頁。
7. 篠田英雄等，《岩波西洋人名辭典》（增補版）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81年，第607頁。
8. 見“4”第2229頁，“辨學”條。
9. 見“4”第438頁，“論理學”條。
10. 見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第11卷），第292頁。
11. 石泉長主編，《中華百科要覽》，沈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51頁。
12. 王力，“我的治學經驗”，《語言論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第15頁。
13. 此書由周華嚴等人編纂，上海青光書局於民國三十八年（1949）出版。“論理學”這條見該書下冊第1330頁。
14. 1989年出版的《辭海》（縮印本，第935頁）說是“1902年”。但據賀麟考證，《穆勒名學》金粟齋木刻於1905年，而商務印書館出版於1912年。詳見賀麟“嚴復的翻譯”，載《翻譯研究論文集》（1894-1948），北京：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14頁。本文從賀說。
15. 關於當時這方面的爭論，有興趣的讀者可讀董志鐵的“關於‘邏輯’譯名的演變及其論戰”（見注釋“1”）以及陳福康的“章士釗《論翻譯名義》等”（載《中國翻譯》1992年第3期）這兩篇文章。
16. 見“1”第28頁。
17. 見朱佩弦（朱自清），“譯名”，《新中國》1919年第1卷第7期。
18. 以上孫文的言論，引自《孫文學說》第三章“以作文為證”（據1944年7月初版的《總理全集》上冊）。文中標點符號參考《漢語大詞典》第4卷第572頁以及“1”中的董文第26-27頁，作了一些改動。
19. 見“11”第448頁。
20. 周定一，“‘音譯詞’和‘意譯詞’的消長”，北京：《中國語文》，1962年10月號，第464頁。
21. 見“1”第27頁。

〔作者通訊地址：浙江省紹興市 環城西路 紹興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 郵政編碼 312000〕